

学术专论

从法律看清朝的旗籍政策*

赖惠敏

〔摘要〕本文讨论清朝的法律对待族群之差异，这是研究清代满汉关系的重要议题。清代统治者常说“满汉一家”、“不分满汉”，利用汉化政策掩饰，似乎看不到满汉的区别。从户籍制度的管理上可以看到，清朝统治旗人与汉人是不同的。

〔关键词〕法律 满汉关系 户籍登记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1)-01-0039-14

Exploring the Banner People Register Policy from the Law of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discusses an important issue on the Manchu-Han relationships in the Qing dynasty, namely the differences in the law of Qing dynasty regarding its treatments to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Manchus and Han people could be barely seen if we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Qing rulers' sinolization sayings that "the Manchus and Han people are one family" and "no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Manchus and Han people". But from the household register policy, we may see clearly that the Qing dynasty ruled the Banner people and Han people in different ways.

一、前言

老舍《正红旗下》描述回民金四送给了大姐的公公两只大绵羊，就补上了缺，每月领四两银子的钱粮。^①老舍的小说充分反映清末北京的社会现象，有钱人可以找人买差事，而真正的旗人却补不上差事。这些情况在清末档案中处处可见，本文拟从法律的观点来讨论清代八旗的户籍政策。

清代实施旗民分治，旗人归属于八旗制度，编入八旗户口册；民人属州县衙门管辖，编入民数册中。清初因俘虏民人为奴，奴仆出征有功，可以开户为民或编入另户成为旗人；或因过继而为旗人。过去数十年来，学者对清

史的研究有两大课题，其一是满汉关系；其二为八旗生计，两者皆涉及清代旗民户籍制度。王锺翰教授研究八旗中的满汉民族成分问题，讨论汉人投充满洲冒为旗人、通婚与过继、明末清初降将或因罪受罚拨入内务府三旗。旗人或因冠汉字姓、改汉姓，以及八旗汉军出旗为民。总之，清朝本来以统治民族自居的满族，固然吸收不少的汉族成员，但很多有满族血统的成员到后来融化到汉族中。^②杨学琛教授研究清代满汉关系，他认为满汉人民通婚、过继，民人随母改嫁，或被旗人抱养为子，冒入旗籍的事例日益增多。清朝皇帝屡次谕令清查，收效甚微。^③傅克东《八旗户籍制度初探》一文也提到八旗户口册中的旗人分成“正户”和“另记档案人”。我也曾利用八旗户口册讨

〔收稿日期〕2010-09-15

〔作者简介〕赖惠敏（1956—），女，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论户口数字的隐藏的意义。清末的笔记或调查报告常提到的“吃空额”问题，在户口册上若记载男丁去世随即领恩赏白事银两，改由寡妇行钱粮。此后寡妇的纪录就一直留着，即便她已经超过百岁往生了，领催还自动将岁数降为八十几岁，隐匿不报吃空缺。如果男丁没有死亡纪录的，年龄也停留在八十几岁，他的差事可能由家属递补，继续吃钱粮。如果没有家属的男丁亡故，领催找人冒名顶替，如老舍描述的回民金四顶补差事。户口册是领催的秘密帐簿，也就是俗话“领催手中聚宝盆”的由来。^④

陈佳华、傅克东、定宜庄教授讨论过汉军出旗的问题。自雍正朝始，清廷陆续在西北一带增设宁夏、绥远城、凉州等处驻防，需要大量饷银，裁减杭州、京口等地兵额以为西北增兵之用。乾隆朝实施汉军“出旗为民”，以确保满洲、蒙古八旗的生计。^⑤汉军出旗的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本文拟讨论乾隆朝以降，陆续修订《大清律例》，针对旗人犯罪出旗问题，佐证乾隆以后对旗人立法从严。

清朝建立八旗制度，利用旗人户口册来区分满汉为历史创举，但在执行上却有些问题，因旗人可以挑差，许多汉人利用制度的疏漏取得旗人身分。清朝政府每三年清查户口，从档案上仍可看到汉人冒籍、顶差等情况。乾隆年间严格清查冒籍的旗人，这些人在正身旗人户口册中列为“另记档案”，即奴仆开户或户下人，他们若纪录在旗人的“另户”便有机会挑差等。而部分的旗人也为寻找科考机会，由旗人身份转变成汉人。清代族群和法律的关系，汉人过继问题是否有法律作为控制的机制？旗人卖身、卖艺法律上如何处分？总的来说，清朝法律判处无业或素行不良的旗人脱离旗籍，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也放弃对他们的身分控制，这些问题是过去研究满汉关系学者们较少触及的问题，因此，本文拟援引清代史料以了解清代满汉关系中的法律问题。

近年来，西方学者研究清史所采取的新视野，将清朝看成多种族、多文化的帝国。如欧立德（Mark C. Elliot）教授强调清朝统治的双重性格，一方面做为多元种族的统一帝国，吸取各方文化，以建立“普世帝国”；另一方面

致力于维系满族为中心的特殊权力结构。^⑥清朝执法依据为《大清律例》，针对不同族群有《理藩院则例》、《蒙古律》、《番律》、《回律》等，而不同阶层有《钦定宗室觉罗律例》、《钦定宗人府则例》、《钦定王公处分则例》等。清代颁布少数民族律例，是否为保障满洲、蒙古的特殊利益？或者是统治者便于统治的策略？这也是本文拟讨论问题之一。

本文所引用的档案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的司法档案，分别是《内务府慎刑司呈稿》系嘉庆朝至光绪朝（1796—1908）的档案，以及《内务府来文》刑罚类自乾隆朝到宣统（1736—1911）。^⑦这些资料多数是居住北京城的内府人丁诉讼案件。内府人丁犯罪最初由内务府慎刑司审理。^⑧犯罪在杖一百以下的案件由慎刑司审理定罪；徒罪以上的案件由慎刑司移送刑部审理定罪。^⑨2002年夏我到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抄录了500个案件，拟由这些案件来讨论满汉户籍问题。档案中有许多汉人买差或冒名顶差，都违反《大清律例》“冒袭荫充军例”，依例得处分。旗人因生活困顿，卖身或当佣工又以“玷污旗籍照寡廉鲜耻例”，削除旗籍。可以看出清朝实施“不分满汉，但问旗民”的户籍政策。

二、清代的旗籍政策

清朝对旗人的户口管理有一套严格制度，每三年清查户口。不过，清初因兵源短缺，旗人的奴仆挑差当兵，凡有战功擢升正身旗人；或因旗人无子抱养汉人子弟为嗣子，造成户籍上的紊乱。许多都统奏折中都可以看到虚报户口的情况，以下分别讨论八旗的比丁制度和清查另记档案人。

（一）八旗比丁制度

八旗户口册的登记方式以族、户为主，每一族都有族长，每户有户长。以每一户为单位，家户下的成员都有详细记录，包括旗籍、氏族、家户、与户长关系、性别、婚姻身份、地位、姓名、年龄、出生年月日时、死亡，和父、祖、曾祖三代姓名和职业等。依照清代管

理旗人的“三年比丁”政策，户口册的数据每三年更新一次，所以这些连续性的数据相当多且完整。

根据《钦定八旗则例》规定：

八旗丁册，每三年编审一次，凡佐领下人丁身高满五尺，或未满五尺而已食钱粮之人，造入丁册。分别另户，开户，户下。于各名下开写三代履历。其户下人之祖父，或系契买，或系从盛京带来，或系带地投充，或系乾隆元年以前白契所买，俱于本名下注明。^⑩

八旗户口册三年一审，户口册分成正户、另户、开户、户下几种。“正户”是有谱系可考的旗人，必须列三代即曾祖、祖、父三代的职称与姓名、族长履历等。“另户”是与户长同属旗人，是正户分居户。开户人是奴仆赎身出户，以及奴仆参加军事征讨有功，许其豁免奴籍，在原佐领独立开户。户下人也称旗下家人，属于奴仆身份。^⑪内务府的户口系三年编审一次，由各族长出具甘结呈报添减人丁，由佐领、管领详查核对后，方注写户册钤盖图记报堂。^⑫

户口册三年一编，如有世系或年岁不符，即可从历年的户口册中找到冒入或遗漏人丁。道光二十年（1840）盛京将军耆英奏扎伦泰世系混淆应销除旗籍。扎伦泰供称他的二世祖常敏、三世祖三格、曾祖六儿、祖甘生、父六十一。自六儿以后四代都未入册。盛京户部官员为清查这案件，找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户口册记载：另户七尔名下旁注父三格、祖常敏，但无六儿。嘉庆四年（1799）的户口册载：阿查布原名依力布，新增次子常在年两岁。十二年（1807）册内常在改名常福。十八年（1813）册内改名扎伦泰。以入册的年龄计算扎伦泰年仅四十二岁，实际上扎伦泰已经六十三岁。册载阿查布是扎伦泰之父，实扎伦泰还比阿查布长一岁。可见扎伦泰偷入册档，应将扎伦泰一户销除旗档。但由于扎伦泰的儿子双喜于道光八年（1828）由拜唐阿充尚膳人，十三年（1833）拣选副内管领。双喜因当差勤慎，仍准其当差。扎伦泰私行偷入册籍，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⑬

现存比较完整的八旗户口册为内务府人丁

户口册，在辽宁省档案馆的盛京内务府户口册约有3600册，内容包括八旗佐领下人丁、管领下人、屯丁、官庄壮丁，以及棉庄、盐庄、靛庄、蜜户、网户等户口册。^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也藏许多户口册，大部分是属于内务府包衣制度下的户口数据，包括内管领处、掌仪司、会计司等衙门下的人丁户口，他们主要是替皇室承担各种差务。^⑮根据陈国栋所撰《清代内务府包衣三旗人员的分类及其旗下组织》，清代内务府成员分成三大类：（一）佐领下人；（二）管领下人；（三）庄头人。^⑯他们的身分有“正身旗人”和奴仆的区别。我曾利用庄头户口册讨论身份问题，基本上，庄头的亲属称为“亲丁”，其余称“壮丁”，亲丁是正身旗人，壮丁除了陈壮丁外大都是奴仆，他们不能参加科举考试。^⑰

《大清律例·户律》“人户以籍为定”第七条例文为“远年印契所买奴仆之中，如内有实系民人，印契卖与旗人，契内尚有籍贯可查，照乾隆元年以前白契所买家人之例，三辈后准其为民。仍将伊等祖父姓名、籍贯一体造册，咨送户部查核。”此是乾隆五年（1740）修律。^⑱其他，旗人抱养民人之子为嗣，或旗奴开户，及旗奴过继与另户为嗣，皆为“另记档案”人。清初兵源短缺的时候，开户、户下人，都可以挑选当差，但康熙二十八年（1689）以后，国家承平日久加上滋生人口，对挑选资格加以限制，首先规定户下人等不准擢用。雍正五年（1727）间，规定开户已达三代的人丁等亦不准擢用。^⑲雍正七年（1729）上谕“各旗凡有户口不清人等，令从实自首，另行记档。如有隐忍不吐实情，日后查出或被旁人首告，将伊等从重治罪。”^⑳另记档案人之子嗣，日后皆入民籍。但是，养子和开户人若有军功又另当别论。“又定跟役军功出户之例，凡官兵跟役临敌时有能超越前进杀贼败贼者，本人及父母妻子俱准出佐领为另户，仍给还本主身价。其跟役有阵亡，蒙恩准其子弟为民者，本主系官，不给身价，系兵，照例给价。”^㉑乾隆二十九年（1764）奏准“八旗另记档案，养子开户内，有现食钱粮未经出旗之人。或因在军营著有劳绩；或因技艺出众，蒙恩作为另户者，其父及其亲弟兄，俱准作为另

户。”^{②②}

杭州将军傅森于雍正十三年（1735）奏称，满洲蒙古八旗另户之人外，记于另档所养之子，分档之人及此等人之子孙，共八百余人。汉军四旗另户之人外，记于另档所养之子，分档之人及此等人之子孙，共九百余人。汉军四旗之已分档（开户），未分档（户下人）等共计二百九十余户，其祖先于征伐中效力，与另户一体用之。满洲家生子作后嗣，用至前锋、护军者多，俱系满洲自己人。^{②③}

乾隆年间征准噶尔、大小金川等“十大武功”，因战争多，又定“步甲出缺，于本佐领下愿当步甲之另户、开户及印契、白契所买家人内挑补。”不过，乾隆年间对军功入户口册的规定变严格，祖父俱系军前效力，得过赏银以及阵亡之人，准另行记档，其子孙俱准与另户一体擢用。出征无特别效力者，只准其本身与另户一体擢用。^{②④}

（二）清查另记档案人

乾隆年间查办各地人丁的“另记档案”，发现许多开户人、户下人都纪录在“另户”中，也就是说汉人透过婚姻、过继方式变成旗人。譬如乾隆四年（1739）户部议覆平郡王福彭查正红旗汉军旗分、户口不清人员共746名。有部分案例是本系民人，因亲戚入旗年久，照“民人冒入旗人，照养子准作另户”之例，另行记档。另有部分的案例原系开档家人之子，继养旗人为嗣，并有由养生堂抱养为子，不知来由造入旗档者。照“开户养子内已入另户记档”之例，另行记档。^{②⑤}次年（1740）又更正了户口不清人数749名。^{②⑥}

乾隆八年（1743），清查黑龙江40户85人的户口登记有误。第一类型的案例是梁才原是闲散梁四户下人，雍正元年（1723）开户，自雍正四年（1726）至十二年（1734）比丁册内写成“另户”。第二类型案例是马世臣原系开户，在雍正八年（1730）冒为“另户”。第三类型案例是曹兆铭等25户69名原系另户人抱养民人并户下人の子，以及拣养不知缘由之子为嗣，自康熙四十四年（1705）至雍正十二年比丁册内造写“另户”。第四类型案例是张治政一户3名，原系民人孙四之子随母改嫁与另户人为嗣，雍正八年（1730）造写

“另户”。第五类型案例是褚国泰18户53名，俱系抱养家人及拣养不知缘由，并随母改嫁之子，于雍正八年比丁册曾经造写“另户”。这些案例都属于“另记档案”人，却编入另户旗人。^{②⑦}可见清朝的官员对户口编审的制度也不太熟悉，以致养子、随母改嫁、开户人都记为另户。

乾隆年间规定八旗汉军、及另记档案养子、开户人等，情愿改入民籍，交送州县查编入籍。根据钱汝诚等奏称，旗人改入各省民籍不可胜计，而顺属附近京畿出旗入籍者尤多，应将该参领、佐领出旗人口押赴入籍州县查收，编入里甲。日后查无其人，均照“脱漏户口”律，分别议处。^{②⑧}

乾隆实施汉军出旗，但满洲、蒙古八旗却增添养育兵，使得挑差机会增加，抱养民人问题依旧存在。嘉庆十二年（1807），因富兴阿案，上谕“添养育兵额，所以鞠谋而保聚之者，无所不至。旗人内竟有本无子嗣，而抱养民人之子为子。亦有子嗣本少，复增抱养之子为子，混行载入册档，冒领钱粮。此等恶习，八旗皆有，而内务府三旗为尤甚。本日刑部所审富兴阿一犯，其亲子早已病故，隐匿未报。此次闻该旗挑选养育兵，竟敢以李四之子冒名顶认，挑作养育兵，支领数月钱粮。”^{②⑨}嘉庆二十四年（1819），江西道监察御史希宁奏请清理户口一折，着八旗都统等通饬详查，如有抱养民人之子等弊，责令该族长呈报究办。如扶同徇隐定将治罪。^{③①}

镶黄旗汉军都统多罗贝勒奕绍呈称，道光元年（1821）镶黄旗汉军41佐领下所属人丁共13970口。每月按册稽查户口册所有虚报子女均裁汰，新增丁口由族长查明具结造报。奕绍认为八旗汉军并未增添养育兵之额，尚无抱养民人之子为嗣之弊。^{③②}满洲、蒙古八旗抱养民人之子的案例反而较多，如该年镶蓝旗蒙古抱养别旗及民人之子共73名。根据文孚的报告，该旗共25个佐领，有1132户计大小男女共5121名，参领花沙齐呈称马甲莫沁多尔济、德通二人系王姓民人之子。^{③③}

道光二年（1822）绵龄奏荆州驻防八旗人口总数约三万人，分为蒙古和满洲官兵，蒙古官兵中查明旗人抱养民人之子为嗣共官兵

410 员、旗人过继旗人为嗣共官兵 41 员。内有本身出兵立功官 11 员、兵 51 名，及其祖父出兵阵亡者有军攻之子孙，官 3 员、兵 173 名，准做“另户”。满洲官兵中曾出兵并未打仗官 1 员、子孙 3 名，及祖父曾经出兵并未打仗之子孙 4 名，亦归入有军功官兵内另户注明。旗人报养民人之子冒入旗籍原则上是要处分的，但皇帝上谕“都统等严密查访，立限三个月责令自行呈报，一概免其治罪。其现食钱粮及已经入仕者，准照乾隆二十一年之例，另册注明及身而止。”^③换句话说，旗人抱养民人为子只要自行呈报是免罪的。

若是旗人隐匿抱养之事，不但族长、领催等受处分，都统也连带罚俸。嘉庆十四年（1809）民人张福之子三人，张三、张四给与镶蓝旗蒙古护军伯罗特为子，张五过继与镶蓝旗满洲前锋富灵为嗣，冒名吉尔通阿挑补养育兵。皇帝命刑部将失察张五冒入旗籍之佐领、骁骑校、族长等交刑部严加议处。连带都统、副都统等都罚俸。这是清代惩处最严格的一次。镶蓝旗满洲都统和硕成亲王永理、前任都统和硕亲王绵课、前任都统庆桂、前任都统弘旻、前任都统多罗和郡王绵循、前任都统和硕仪亲王永璇、前署都统侯恭阿拉、前署都统文宁、现任都统德瑛、前任副都统宗室积拉堪、前任副都统宗室晋昌、前任副都统成书、前任副都统本智、前任副都统扎郎阿、前任副都统奉恩辅国公晋隆、前任副都统玉麟、前任副都统那彦宝、前任副都统爱星阿、前署副都统宗室公裕瑞等均照例罚俸三个月。未查出之族长护军六十一、领催鞭四十。^④

三、冒籍的法律处分

根据王锺翰教授的看法，汉人过继为旗人现象很普遍，因此满族吸收不少的汉族成员。^⑤清代法律禁止旗人收养汉人，《户律·立嫡子违法》附律条例载“一、旗人除乞养异姓为子、诈冒荫袭、承受世职者，仍照本例拟发边远充军外，其虽无世职，而诈冒抱养民闲子弟户下家奴子孙为嗣、紊乱旗籍者，将蒙混抱养继立之旗人，及以子与旗人为嗣之人，并知情之义子，俱比照乞养义子诈冒荫袭军例

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若有冒食钱粮情事，无论所继者系属异姓旗人、民闲子弟、户下家奴，悉照冒支军粮入己，计所冒支之赃，准窃盗律从重科罪，分别旗民办理。其先后领过银米，照数着追。”^⑥过继荫袭世职高官，则发边远地方充军。若旗人朦混抱养民人为义子，按照“乞养义子诈冒荫袭军例”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以下分别由旗人之间的过继、汉人过继给旗人、旗人过继给汉人来讨论，基本上旗人收养汉人当差处分较重，甚至发遣边疆当差。若不涉及冒领钱粮，则从轻处分。

（一）旗人之间的过继

清代的旗人除了爱新觉罗氏外，另有八大家拥有世袭爵位机会，因此无子家庭过继子嗣承袭世职，但道光年间则限制过继承袭世职必须是本族，不准异姓继承世职。道光三年（1823）五月内奉旨“嗣后世职旗人过继本族为嗣，方准承袭世职，其另户异姓之人过继为嗣，不准承袭。”世袭罔替三等轻车都尉苏蕃长子文峻早亡，文峻妻王氏现在年逾七旬，并无子，仅有近支族侄承执年方周岁不愿过继，欲将远支族侄承禧过继王氏为子。^⑦这案件显示王氏要近支族侄承执因年纪过小，改过继远支族侄承禧，承禧在服制之内，仍照准。

若因承袭差务，过继无服的族人则不准。正黄旗世管佐领善嵘呈称，顺义县杨格庄居住铡草人七十三名内，有百总一缺、外郎二缺。道光七年（1827）十一月百总吴守成病故，伊子长利袭百总之差，道光八年（1828）九月长利病故。吴守成之妻吴李氏呈请过继堂弟吴守官之子清太为嗣。清太袭替百总。道光十四年（1834）三月十八日吴李氏呈称不愿过继清太实情，将清太呈请销除名下，另行拣选子嗣。吴李氏欲过继吴守德为子，系无服族人，属有乖例，不准行。^⑧

过继族人报称是亲生子属违例，有法律刑责。常在供称“系镶黄旗包衣富拉洪管领下马甲，年六十三岁。这九儿的祖父保亮与我的祖父关东系同胞兄弟，他父亲佛保是我堂叔，我是他堂兄。从前我叔叔在时说九儿自小关煞难过，要挂名过继与人。彼时见我无儿子就从九儿乳食时将给他抱养为子。我在管领处呈

报记档只说是我亲生的，后九儿渐长大晓得抱养的缘故，就不愿同我一处居住，于乾隆二十四年将他分出另住。”九儿系镶黄旗包衣富拉洪管领下食一两钱粮的闲散，依照抱养尊卑失序，杖六十。^⑨九儿小时候难养，过继给常在，常在称是亲生儿，后被查出。九儿依照“若立嗣虽系同宗而尊卑失序”，杖六十。

（二）汉人过继旗人当差

清代旗人领俸饷过日子，常有汉人被旗人收养取得旗籍。依照《户律·立嫡子违法》第五条例规定“旗人义子必须该佐领具保，实系自襁褓扶养成丁以继其后者，准其另记档案。不许将民间成丁子弟改随本姓”^⑩。由这条例看来，旗人收养未成年的小孩列为另记档案人，应不算正身旗人。乾隆四年（1739）李文进供词说“原系宛平县民人，父亲马老儿，六岁时出继与正黄旗包衣厄图佐领下粉房内官头李保为子，改名常明儿。至十二岁就在粉房内充当差使吃钱粮。雍正七年本旗查出我是过继子吃的钱粮，将我革退。九年五月出京到河西务堤工上佣工度日。十一年到山海关在卫衙门里替捕役头勒起风帮差，改名李文进。雍正十三年至乾隆二年在永平府抚宁县来往帮差。”^⑪李文进的生父姓马，过继给李保后改姓李，雍正七年（1729）被查出系民人过继当差，因而被革退。之后到永平府抚宁县来往帮差。汉人顶充旗人名字当差，得受处分。王廷贵，直隶文安县人，乾隆五十年间顶充正黄旗德经管领下萧得贵名字挑补马甲冒食钱粮。查例载，民人继嗣冒入旗人籍内者，无职人鞭一百。^⑫

乾隆年间对旗人收养汉人冒领钱粮从严处分，甚至发遣边疆当差。萨炳阿系镶黄旗包衣化麟管领下翻译秀才，食马甲钱粮又系族长。乾隆三十六年（1771）三月萨炳阿雇用民妇赵氏带六岁幼子四儿在家使唤，每月工钱二百文。五月内赵氏染患腿疾往伊女冯氏家养病，因贫苦难度，伊子四儿无处养活，欲将四儿过继与萨炳阿之子福敏为子，并写立文契。三十七年内值该挑补扫院幼丁，维时萨炳阿长孙三阳年仅三岁，萨炳阿谎报七岁，自出族长保结呈报请挑。迨挑验时萨炳阿将四儿顶充三阳之名亲带赴验。该管领催惟据萨炳阿保结为凭，

带同验挑准补，每季领米一石五斗。三十七年至四十一年冬季共领过米二十七石五斗，每月应领银五钱，向系存贮散人仓雇觅闲散当差，该幼丁等例不支领。萨炳阿发往乌鲁木齐当差，革退三阳扫院幼丁。^⑬乾隆二十四年以后，为移民实边，常因细故而将罪犯发遣，许多案犯都是发遣新疆。

乾隆四十六年（1781）锦州副都统咨报，林玉有一子十儿生于乾隆二十年，四岁时出痘，性命垂危，眼见无呼吸气息，林玉令弟林祥用草捆束抛弃郊外，林祥风闻十儿被人捡去。过二十余年，林玉身故，其妻年老乏嗣，林祥起意寻侄，走到沈家屯遇见山东种地民人张麟留宿，提及寻侄之事。张麟说二十四年在路途中捡到孩童，抱回抚养成人名为张继武，情愿还给林姓认宗归宗。盛京户部侍郎称：“例载八旗呈报迷失幼丁，取具本家族长等甘结，移咨兵部存案。”户部尚书和珅等认为：“查定例载八旗另户旗人之子自幼给与民人抚养后，有指称原系另户，复请归宗者概不准。”林十儿被抛弃至乾隆四十六年已二十几年，林祥起意寻觅，适遇张麟留宿，恰巧又认张继武为十儿情词殊为巧饰。盛京户部侍郎并承办司员分别议处。^⑭

（三）旗人过继给汉人为嗣

《大清律例·户律》“人户以籍为定”律文规定“凡军、民、驿、灶、医、卜、工、乐诸色人户并以（原报册）籍为定。若诈（军作民）冒（民）脱（匠）免避（己）重就（人）轻者，杖八十。其官司妄准脱免，及变乱（改军为民，改民为匠）版籍者，罪同（军民人等各改正当差）。 ”^⑮军籍冒民籍避重就轻者，按律杖八十。

庄头的亲丁可参加科举、捐纳，壮丁则多半不能参加考试。据《大清律例》记载，王公户下由内务府拨出的庄头，旗档有名者，归入汉军考试；旗档无名者，归入民籍考试。其八旗户下带地投充庄头，毋论旗档有名无名，均不准应试出仕。^⑯庄头家的子弟参加考试前，内务府管理三旗银两庄头处必须出具证明，如同治十二年（1873）正黄旗庄头张汝彬之亲丁武生张德钧“现年十七岁，身中面白无须，并无亲丧、过犯冒名顶替等情弊。情愿武乡试

系汉军民字号。计开三代曾祖张士钊（殁）、祖张永治（殁）、父张汝彬。”^⑦

若民人投充为庄头，未能取得三代履历，不能参加考试，必须恢复民籍才能考试。乾隆三十一年（1766）发生米政其子米安邦冒入民籍进学案，据正黄旗笔帖式武顺孝呈米政乳名黑子，系武顺孝契买家奴米国栋之子。过继给投充庄头贾思明为嗣，改名贾瑞，后来又恢复米姓，将子米安邦私入易州民籍进学。根据武顺孝的父亲常寿子孙分产册中记载：庄头贾瑞、贾瑄、贾琦承种祭田交租。^⑧此案经查证后，米安邦被撤易州学籍。

若过继案子不涉及科举考试问题，则不处分。梦氏供称“系镶黄旗钱粮庄头姜扬名名下已故壮丁姜长太的女人。姜长太从幼过继与民人杨姓为子名叫杨德相，后来已经归宗。另在别村居住，自行度日。我生有三个儿子，长子住儿、次子五儿、三子六儿。我男人不曾将他们报出，所以丁册无名。六儿以三千二百文契卖给山海关外庄头对五为奴。”^⑨梦氏为钱粮庄头名下壮丁姜长太的妻子，姜长太是内务府官庄的人丁，应是旗人，过继给汉人杨姓为子，他的儿子们也都不报入内务府人丁册中。姜长太的三子又契卖给庄头家为奴。

有些庄头的亲丁，因贫困日子难过而卖身，照例处枷号、鞭责。乾隆三十二年，任玉供称“系正白旗包衣明福管领下菜园头任定住的亲丁，年三十九岁。任保住是我胞兄，自幼过继与正黄旗九格管领下已故菜园头任老格为嗣。现充园头的任定住系我叔伯兄弟。乾隆三十年八月因贫难度，向哥哥任保住说拨几亩地给我养活家口，他说你是正白旗人，我是正黄旗的地，如何给你呢。我穷极无奈，随谎称民人，托媒李氏找寻主儿。三十年十月李氏转托刘氏、赵大替我说合，连女人黄氏、女六儿一家三口讲定身价十四两，白契卖与石姓家为奴。”任定住说任玉素日游荡原不成器，以致穷难度日，依例枷号三个月，满日鞭一百。^⑩

喜存供称“系镶黄旗包衣常宁佐领下闲散，年二十八岁。在雄县小营村地方居住，父母亡故，兄第三人，大哥叫存儿，二哥叫德儿。德儿自幼过继与族叔王哲士为子。我还有个伯父王经琦止生一子，于四十一年病故，遗

有孀居嫂子张氏无人养赡。我自父亲病故后就跟随王经琦过活。京中有一族的叔父名叫王昭在乐部当署史掌。”喜存到京城求王昭给他一份差使，又给张氏孀妇钱粮，领催不允。张氏故夫王龙先已死七年并未具报，且张氏系汉装在屯居住与办理孀妇钱粮例不符。^⑪张氏与喜存成奸，张氏因穷苦难度意欲改嫁，喜存恋奸不允。^⑫旗人家庭结构庞大，再加上过继，亲属关系更为复杂。

佐领和领催掌管户口册外，也有“图片”核对相貌，或写“面紫有须”字样。庆惠供称：自幼卖与刘姓为嗣“道光五年上，因与刘姓亲生女分争家产，他们说本姓胡，是卖给刘姓的，不能同分刘姓家产，因涉讼已蒙案下公断，将我销除旗档，交宛平县安插为民。是年去街上做小买卖，有认得郑连得告诉说他家旗档内有一侄儿名叫庆惠尚未销去，叫我就认做他侄儿，顶这名字将来得份差使也好度日。道光十一年五月得了武英殿匠役缺，赴正白旗佐领下取具图片，领催说我不是旗人将我呈控”。查道光五年间叶刘氏控伊母家买来家奴胡老虎，冒伊兄永寿之名希图霸产。胡老虎又冒认庆惠之名效力当差，以养子出旗为民后，复行冒入旗籍，比照“冒袭荫充军例”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取具图片查看年貌不符即行据实呈明。”^⑬

（四）随母出嫁

前述乾隆年间清查旗籍有张治政一户3名，原系民人孙四之子随母改嫁与另户人为嗣，雍正八年造写“另户”。褚国泰18户53名，俱系抱养家人及拣养不知缘由，并随母改嫁之子，于雍正八年（1730）比丁册曾经造写“另户”。这些案例都属于“另记档案”人。^⑭究竟随母改嫁能否继承财产和差务，以周刚的实例说明之。

周刚即李八儿随娘带到周尚举家，并不是周尚举亲生之子。周尚举原领内务府官地42亩，又养赡地9亩。周尚举夫妻先后将地亩卖给王三亮承种纳粮，名目上仍是周刚领有官地。查比丁口系凭该屯领催并族长人等结报“实系亲子并非报养过继，保结始准入档”，周刚系乾隆六年（1741）比入丁档，十二岁报入丁档。周刚依照异姓不得乱宗律，递回原

籍，典价银六十八两三钱、钱三十九千文皆入官。^⑤

四、寡廉鲜耻例

郑秦教授讨论旗人的司法特权说，旗人犯罪免发遣，折以圈禁枷号。不过作为国家的法制，在乾隆年间修改徒流军遣罪犯，一概发配，不许折枷。对于一般刑事案件，按律定拟。^⑥我从清代档案中发现，乾隆以后内务府慎刑司处理许多不孝被发遣黑龙江、打牲乌拉、宁古塔的案例，呈显国家法律介入家庭，扩大儒家道德教化影响力。^⑦

林乾《清代旗、民法律关系的调整——以“犯罪免发遣”律为核心》一文讨论乾隆中叶对旗人犯罪免发遣的法律进行调整。如乾隆三十二年（1762），将旗人罪犯“削去本身户籍，依律发遣，仍逐案声明请旨”。^⑧乾隆二十七年（1762）添增“犯罪免发遣”第五条例文：“问拟旗人罪名，如实系寡廉鲜耻有玷旗籍者，无论满洲、蒙古、汉军均削去本身户籍，依律发遣。”^⑨乾隆朝颁布“寡廉鲜耻有玷旗籍”例，犯罪的旗人依例销除旗档，对旗人有具体的影响。嘉庆、道光朝针对旗人的“寡廉鲜耻有玷旗籍”例适用范围扩大，连唱戏、雇佣都依例办理。

（一）逃人为雇佣

根据薛允升著、黄静嘉编校的《读律存疑重刊本》中所载逃人受雇佣工：“在京满洲另户旗人，于逃走后，甘心下贱，受雇佣工，不顾颜面者，即销除旗档，发遣黑龙江等处，严加管束，毋庸拨派当差，转令得食饷养贍。其逃后讯无受雇佣工甘心下贱情事者，仍依本例办理。”^⑩此为名利律“徒流迁徙地方”的例文，据《大清会典事例》载系嘉庆元年议准。^⑪不过，在乾隆年间出逃当雇佣已有发遣黑龙江的案例。

特勒布本名得黑部，系正黄旗包衣阿林管领下另户闲散，乾隆三十一年（1761）二月二十二日从家逃出，在街上闲晃，遇见工头张二，叫他出口做活。特勒布随即跟张二到热河伊犁庙工程上做工。张二不知道特勒布系逃人，后来特勒布长了疥疮不能做活，在外各处

讨吃，五月四日被喀喇河屯地方巡役将他盘获解部。据正黄旗管领阿林呈称“本管领下闲散幼丁特勒布逃走，该族长韦驮保未赴本管领下呈报逃牌。查韦驮保已病故，现在族普萨保接族长，业经四月有余，并未查出补行呈报，亦有不合。应将该族长普萨保自行鞭责。逃走被获已在一个月以外，应照例将旗册除名，发往黑龙江当差。”^⑫特勒布被张姓工头带往关外，在热河安远庙（伊犁庙）做工几个月，后因生疥疮不能工作讨饭过活被查获。此案发生在乾隆年间，特勒布被发遣黑龙江当差，族长没管束族人连带受处分，旧族长已病故，接任的族长普萨保受鞭责。旗人的族长族务琐碎纷纭、经营不易，族人滋事族长失于管束连坐处分。此与汉人族长拥有法律裁判权不同。

七十九系正白旗弥勒保管领下另户汉军，年四十九岁，当过食一两钱粮觔斗人。因差使辛苦，于乾隆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逃出来，在近京一带各处佣工。四十六年回到京城各处做小买卖度日，并没有一定住处。每年冬间常到朝阳门外闫豁子伙房居住，闫豁子问来历谎说是大兴县民，名叫杜二，做水泥匠，每日给房钱五文，或住一两个月或住数日。七十九销除旗档，发顺天府定地发配。^⑬

道光年间处分旗人逃走受雇佣工的案件，未发遣，仅将罪犯销除旗档，编入里甲。如吉瑞因钱粮甚少不敷度日，在史家胡同住的奉宸苑当差的富姓家佣工几个月，每月得工钱八百文。吉瑞因甘心下贱有玷旗籍，革去庙户钱粮，销除旗档札交顺天府饬县编入里甲安插为民。^⑭邢恒泰系正白旗中成管领下匠役，年二十五岁。道光十六年（1836）七月挑在磁库当差，道光十七年一月十九日晌午时见值房东屋桌上放有未经收库的黄磁盘二个，实因穷苦难度起意偷出卖钱四百文，不料被官人看见盘问。吉瑞依例刺字，销旗档，编入里甲。^⑮

咨呈陆军部为厢黄旗满洲佐领增立下马甲春荣报称，伊胞兄春英于宣统元年九月间因事销除旗档，遗嫂高氏并侄女二口一户。詎料嫂于本年三月初八日只身逃走，照例销除旗档。^⑯

数年前，我以内务府三个管领户口册分析辛者库人任差的机会，在嘉庆、道光朝已经有

明显的阶层变化。七班的辛者库人完全是汉军旗，有21%的人丁都是从事杂役工作的苏拉，到光绪年间他们仍从事杂役工作，而且比例下降为百分之13.9%。四班的辛者库人当差的比例约18.47%，族群包括汉军与蒙古。安立管领人丁包括满洲、蒙古、汉军旗人，在嘉庆朝有将近40%的男性当差，光绪朝则降为20%。^⑥因当差机会降低，逃人的问题也就越来越严重。

（二）卖身

依照《大清律例》中《略人略卖人》律文记载“若略卖子孙为奴婢者，杖八十。”^⑧旗人将女儿出卖为婢女，必须受法律处分。佟住儿系苑户，有一个小女儿玉儿十一岁，自幼没报名入档。因家道贫穷不能养活，托素识之梅氏找了买主，有吴黑子作保得身价八两，卖给民人赵老儿作女儿。赵老儿做裱糊生理，没有妻子只有母亲陈氏，要抱个女儿养活，玉儿不久病死。^⑨佟住儿私自卖女革退苑户差事，并销除旗档。另一案例吉福因贫难度日将女儿大妞卖给人家做使女，由汉人王大说合，送到东单牌楼三条胡同媒人卢姓家养活，言明身价二百吊立有字据，不料被族长长瑞查知喊告。吉福被革披甲差事，并杖八十。^⑩可见内务府对略卖子女的处分较一般百姓杖八十更严格，罪犯革去差事销除旗档等于断了生计。

《大清律例·略人略卖人》律文记载：“凡设方略而诱取良人（为奴婢），及略卖良人（典人）为奴婢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若假以乞养过房为名，买良家子女转卖者，罪亦如之。”^⑪班布色楞收留包衣正身之女黑妞儿，转卖得到身价八千五百文，发往黑龙江等处充当苦差。黑妞儿堂叔保住及族长站住、领催文林于黑妞儿逃走时未呈报，均属不合，均照不应重律杖八十。^⑫黑妞儿逃走被转卖为婢女，不但卖他的人有罪，连他的亲属、族长和领催都被处分。这比一般汉人被拐逃的处分还重。

乾隆四十三年（1778），万四保本系包衣闲散，捏称民人改名万德。浼步甲陈福儿说合卖身与镶黄旗满洲已故护军萨宁阿之妻孀妇为奴。应照寡廉鲜耻例，发往伊犁给兵丁为奴。乾隆四十二年（1777）六月四日挑取步甲，

自七月起每季领三色米二石六斗，每季分给寡妇米一石，其余米石并每月饷银一两五钱由万四保支领。^⑬多罗克勤郡王雅朗阿奏，都统德保之子头侍卫百顺呈报契买家奴雷起，前经送部发遣。今查雷起本名保祥，系包衣正身，谎称民人，捏名朱永清卖身。应将伊妻贾氏等交部申办，其未经审出旗人卖身缘由堂司各官，应请一并交部分别察议。^⑭

德柱即三格供称“系镶黄旗包衣珠尔杭阿佐领下人，年三十岁。有母黄氏六十七岁。并无兄弟妻子，原当铁匠，于乾隆三十七年四月因病革退。后因贫苦于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假充宛平县民人刘三格，凭素识民人王进才说合得身价银二两，白契卖与正黄旗蒙古那素图佐领下已故护军那汉太之妻赵氏家为奴。四十二年十一月经本旗挑取步甲，官名三格。每月领钱粮一两五钱、每季关米二石六斗。所关米粮，每月给主母大钱三百文、每季给米一石，其余钱米主母给我当差用度。”福绥是德柱侄儿，年十五岁。因父母俱故，跟德柱过日子。德柱叫他拿稍马子往领催家取米钱。德柱应照寡廉鲜耻例削除本身户籍，发往伊犁给兵丁为奴，永远不准回籍。^⑮

明福系正黄旗包衣已革护军校二顺之子，娶妻佟氏，伊父因其嗜酒懒惰，将伊夫妇分出另住，明福原当护军，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因误差革退。明福穷难度日，起意同妻卖身，浼同院居住之马甲福保住找主，福保住转向牙保祁九告知，立契卖与蓝翎侍卫敷庆家为奴，得身价银8两，祁九分2.8两，说合人张高氏分得银8钱。^⑯

如果旗人屡次卖身，罪行加重，发往伊犁为奴。乾隆五十五年查出已革护军明福等屡次卖身，明福实属寡廉鲜耻有玷旗籍，应削户籍发往伊犁为奴。^⑰

（三）窃盗

《大清律例·刑律》窃盗第三条例文载：“凡旗人另户正身窃盗三犯，如计赃在五十两以下者，分别赃数销去旗档，照民人一体同拟，按月汇奏。”窃盗第四条例文载“另户兵丁、当差人及奴仆，为窃盗或抢夺，俱刺字。另户人刺臂膊，奴仆刺面。”^⑱初犯只杖责在右小臂膊刺字，再犯者左面刺字。乾隆二十

九年（1764），德升偷窃布匹被提督衙门拿获，臂膊上刺窃盗字，鞭责革退护军差务。来年又偷人雨缨帽，又被提督衙门拿获，送刑部枷责、臂膊刺窃盗字。三十一年又在金鱼胡同偷金云山铺子里的无杆烟袋十根，被步甲看见拿获。德升系满洲人，屡次行窃，属寡廉鲜耻，去旗档，依律刺字发顺天府定地发配。^⑦

按《大清律例》窃盗三犯，银不及十两、钱不及十千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但依照乾隆二十七年新定例文：“嗣后满洲有犯军流等罪，如情节稍重者，即削去户籍，依律发遣。”乾隆四十一年有正黄旗蒙古前锋乌云布，在山东济宁州南关布铺买毛蓝布，见屋内无人，将布藏在马鞍袋内，被拿获。山东巡抚杨景素将此案依例判处枷号两个月示众、鞭责一百。乾隆皇帝认为乌云布无耻不堪，将他革退前锋、削除旗籍、插耳箭游营示众。交杨景素将此案依例判处枷号两个月示众、鞭责一百、问徒三年。该管官前锋参领、前锋统领亦交部严加察议。^⑧八一儿系正黄旗第二管领下人，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因偷窃由内库解户部元宝，由刑部申明刺字，削除旗档，发遣伊犁。^⑨

究竟这些被削除旗档的人数有多少？根据嘉庆六年盛京兵部侍郎题本，嘉庆五年（1800）分审办旗人犯窃共17案，计人犯18名。均经审讯明确按计所犯次数、赃数，照例问拟徒杖刺字逐案移咨盛京刑部核明，转咨削除旗档照拟批结除造册送部。嘉庆十七年（1812），盛京工部侍郎富俊等题查嘉庆十六年分审办旗人犯窃共32案，计人犯53名。^⑩

道光六年（1826）对旗人犯窃盗罪不再发遣但仍削除旗籍，“正身旗人犯窃，有玷旗籍，罪止杖笞，即应销档。”^⑪土衡系镶黄旗璞绅佐领下校尉，道光十一年四月因偷卖本管章京马匹，杖责削除旗档，交县为民，后因穷苦无度屡次向族兄领催士荣索钱文，又将档房家具盗卖一千一百文，又将天平一架当得钱二吊。送刑部究办。^⑫于成系正黄旗祥贵管领下雇觅苏拉，年二十六岁。在苏拉处当差。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月十三日进内打扫前星门粪土，因贫苦，乘无人经过，偷窃门旁摆设同灯罩门一扇，随藏在土筐内欲行挑出卖钱花

用，不料被值班官兵搜出。律载常人盗仓库钱粮不得财杖六十，又例载旗人初犯窃销除旗档，罪止笞杖者免其刺字。^⑬

咸丰年间因内忧外患，清朝发放兵丁钱粮大打折扣，俸饷部分只给原额的七成，俸米仅给两成，造成旗人生计困难。^⑭在《内务府慎刑司呈稿》档案中，有大量旗人行窃的案件，窃得东西不过是衣物、牛猪、口粮等，他们明知偷窃得除籍，但若在旗籍没机会挑差，转入民籍或许是求生的另一途径。

（四）卖艺

清道光年间，旗人生计困难，登台卖艺唱戏者多，故新定条例“旗人登台卖艺，寡廉鲜耻，有玷旗籍者，免其发遣治罪，连子孙一并销档。”^⑮

洪永福系大兴县人，开设泰华茶园生理，向有杂耍均系说白清唱。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六日洪永福请给内务府掌仪司斛斗人高庆、寿林、吉恩变戏法，在招牌上书写特定内务府字样，实系洪永福处不应重，杖八十。起获招牌即行烧毁。^⑯广福供称：“系正白旗包衣木忒布管领下闲散，年四十八岁。父亲徐昭充内务府家伙仓仓长。母亲李氏于乾隆三十五年去世。父亲在妹夫王六家住。有同胞兄弟五人，二弟广韶于乾隆三十六年三月病故，遗妻子舒氏。三弟七十六现当护军，在海甸营房居住。四弟七十五、五弟六十六俱系闲散，向来分居。二弟广韶故后，留下侄儿八珠儿因年幼没有当差，时常到他外祖母家住了十天或五天。去年三月二十三日午时分，我在前门广和楼戏园里见八珠儿做戏，叫他回来，八珠儿就叫我同到于得寿家里。”八珠儿十八岁，三十六年六月有认识的谭大同在茶馆里喝茶，说起没事业度日！谭大说教八珠儿唱戏，八珠儿同谭大走到萃庆班唱戏的于得寿家认表叔。八珠儿依照子孙违犯教令律，杖一百。^⑰佛保系镶黄旗包衣百灵管领，今改岱通管领下另户闲散，年二十二岁。因家里穷苦不过，于乾隆十三年逃出在外，各处唱戏度日。^⑱

旗人过惯富贵闲人日子，平日休闲娱乐为听戏，他们长期受艺术熏陶，以其艺术品味当在演艺方面创出一片天地。可惜清朝认为这是

寡廉鲜耻行为，绳之以法，断绝生计。

（五）其他

逃兵之子受牵连被削去旗籍、发往伊犁。乾隆三十三年，上谕郭鶚翀、陈元震以军前办事之员私自逃回，两人正法示众。二犯之子削去旗籍，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⑧按照《大清律例》“犯罪存留养亲”律，逃兵罪犯本身发遣，皇帝的御旨却将郭鶚翀、陈元震两人正法，其子削去旗籍，发往伊犁。由此说明清朝皇权凌驾于《大清律例》之上。

按《大清律例》规定“奸妇因奸情败露羞愧自尽者，奸夫杖一百徒三年。”旗人则应照“寡廉鲜耻有玷旗籍者，均削去本身户籍，依律发遣。”有一案例是来麟与孟氏原是邻居，孟氏于嘉庆七年嫁与萨伶阿为妻，生有一子。一日，孟氏到来麟家借针线，来麟与她调戏成奸，不计次数。嘉庆十一年，来麟到萨伶阿家闲话，孟氏坐在来麟怀里装烟，被萨伶阿发现。萨伶阿要将孟氏休回，孟氏羞愧自尽。来麟因此削除旗籍。

道光五年定“旗人及宗室恃势，窝娼窝赌，行使假票假银、诮骗欺诈、扛讼诬告，以及卖赃行窃等类，该民人按例治罪，而旗人不顾行止，甘心串通为匪，亦属有玷旗籍，应照民人上减一等治罪，并销除旗档。”^⑨道光六年四月间，乌申泰与内务府镶黄旗杨保儿等在定安门外套签赌博，经人拿送刑部讯明销除旗档治罪，交大兴县为民。^⑩

清代法律对宗室爱新觉罗氏较为宽容，在《宗人府说堂稿》对宗室开设戏园、茶馆、向人讹诈、伪造文书、诬告案例，并没有判处他们削除旗籍。^⑪这说明清朝对于爱新觉罗氏犯细故，并没有和旗人一样处分，可见清代法律存在阶层上的区别。

五、结论

清代旗人和民人之间的分际是旗人归属于八旗制度，编入八旗户口册。民人属州县管辖，编入民数册中。旗人因领国家俸饷，登录户口册相当详细，包括父祖三代姓名、职业。本人的年岁、职业、婚姻、亲属等资料，每三年核对一次。从档案中也看到佐领和领催也掌

管旗人“图片”来核对相貌，如“面紫有须”、“面黄无须”等字样，在挑差时核对图片与本人相貌，以免汉人混入旗籍。以道光年间扎伦泰偷入旗档的案件可了解，比对历年的户口册，即可清查混入者。但清朝地方都统或盛京户部对户口册的管理似乎较为松散，常清查过继或随母改嫁的案例。其次，清末有俗话说“领催手中聚宝盆”，领催负责管理旗人户口，户口册上若记载男丁去世，其差事转卖他人递补，继续吃钱粮。户口册是领催的秘密帐簿，这也是清末的笔记或调查报告中常提到的“吃空额”问题。

其次，本文讨论旗人入民籍或民人入旗籍的法律变化。旗人入民籍虽有法律上的惩处规定，但作为法律的最高诠释者——皇帝，依照时势变迁，处分的刑责有所不同。乾隆时期，旗人犯偷窃、冒民籍或卖身的处分，动辄削除旗籍、发遣边疆当差。依照旗人不发遣的律例来说，这样的处分太过严格。但此时因开疆拓土，需要移民实边，发遣实例甚多。嘉庆皇帝在位时，勤于政事、惩贪倡廉、崇俭黜奢等作风赢得“中兴之主”的美誉。从嘉庆年间办理过民人张三兄弟过继旗人案件，惩处族长、领催，且牵连到上层的王公、都统、副都统十数名，纷纷被罚俸三个月。可见嘉庆皇帝想有一番作为。但随着国势衰微，道光年间旗民冒籍案件增多，处分反而变轻，可看出清朝对旗民户籍的管制不严格，像老舍《正红旗下》描述回民金四送礼就补上了缺领钱粮等情况越来越多。

过去学者注意到汉军出旗的问题，认为乾隆年间有意让满洲血统的旗人在旗。乾隆朝定例“嗣后满洲有犯军流等罪，如情节稍重者，即削去户籍，依律发遣。”因犯罪而削去旗籍，所谓玷污旗籍是针对着旗人犯罪的条例，有关偷窃、和奸、卖身等，在乾隆年间判削去旗籍。嘉庆年间对雇佣之旗人、道光对登台唱戏之旗人都削除旗籍。道光年间虽规定旗人及宗室恃势，窝娼窝赌，行使假票假银、诮骗欺诈、扛讼诬告，以及卖赃行窃等类。属有玷旗籍，应照民人上减一等治罪，并销除旗档。就清朝法典来说，处分旗人依照《大清律例》，而对宗室依照《钦定宗室觉罗律例》、《钦定

宗人府则例》，清末法律对宗室爱新觉罗氏较为宽容，对宗室开设戏园、茶馆、向人讹诈、伪造文书、诬告案例，并没有判处他们削除旗籍。可见清朝对于爱新觉罗氏和一般旗人存在阶层上的区别。

*本文系参加“清朝满汉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表论文，承蒙刘小萌教授邀请参加会议，且会议中得定宜庄教授指教，谨表谢意。

①老舍：《正红旗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页26。

②王锺翰：《清代八旗中的满汉民族成分问题》，收入《清史续考》（台北：华世出版社，1993年），页43-79。

③杨学琛：《略论清代满汉关系的发展与变化》，《民族研究》，1981年6期，页23。

④参见拙作《清代内务府官庄的户口》，《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6月），页329-370；《铁杆庄稼？清末内务府辛者库人的家户与生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38（2002年12月），页71-128。

⑤参见傅克东：《八旗户籍制度初探》，《民族研究》，1983年6期，页34-43；陈佳华、傅克东：《八旗汉军考略》，《民族研究》，1981年5期，页17-30；定宜庄：《乾隆朝驻防汉军出旗浅议》，《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3期，页11-17。

⑥关于清代满洲统治政策的研究，参见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以下简称《明清档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内务府慎刑司呈稿》（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此档案中绝大多数家庭纠纷或犯偷窃罪等、《内务府来文》刑罚类（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此档案多为查抄贪官污吏家产与土地债务纠纷等。

⑧祁美琴：《清代内务府》，页91。慎行司负责定拟府属文武官员犯罪；处理太监犯罪案件；管理犯人监禁、发遣等事；收犯人赃款及赎金交广储司银库。

⑨《大清会典》（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6年，据光绪二十五年原刻本景印），卷95，页959。

⑩《钦定八旗则例》，收入杨一凡、田涛主编，江兴国等点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册，卷3，页41。

⑪关于奴仆开档的研究参见刘小萌：《关于清代八旗中“开户人”的身分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7

平心而论，清朝限制旗人不能从事农工商行业，而当差机会又大为降低，卖身、偷窃又岂是旗人自身愿意做的？清廷若能抛弃面子问题，以旗人的艺术品味当在演艺方面创出一片天地。

年2期，页176-181。

⑫《内务府慎刑司呈稿》，道刑第40包，道光25年5月。

⑬《明清档案》，登录号183794-001，道光二十年正月。

⑭参见佟永功：《盛京内务府户口册解析》，《清史研究》，1995年2期，页67-70。

⑮辽宁省档案馆将《盛京内务府户口册》拍成微卷，共有491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拍摄的《清代谱牒档案》共有307卷，每卷有3200画幅。主要资料为内务府人事类、八旗名册、家谱册、户口册等。其中有关内务府三旗人丁户口册编在《内务府堂人事类》，微卷A字号，第1-2卷。官庄户口则在内务府会计司人事类，《汪头人丁清册》（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行），微卷编号087-089。参见拙作《清代内务府档案资料简介》，《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12期（1991年），页155-157。

⑯陈国栋：《清代内务府包衣三旗人员的分类及其旗下组织》，《食货月刊》，12-9（1982年），页5-23。

⑰参见拙作：《清代内务府官庄的户口》，《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6月），页329-370。

⑱吴坛著、马建石、杨育棠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卷8，页401。

⑲《清世宗实录》（二），卷137，页750，雍正十一年十一月。

⑳《明清档案》，登录号184918-001，乾隆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㉑《清朝文献通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卷20，页5038-3-5039-1。

㉒《大清会典事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册，卷154，页954。

㉓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页2399。

㉔《清高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三），卷190，页451，乾隆八年闰四月上。“今杭州照另户一体任用人等，系由部查出另记，非自行检举，准与另户一体升用者可比。若因其效力军前，本身既与另户一体任用，子孙亦得另记档案，殊属不合。但此内曾经出兵打仗，著有劳绩，及弓马娴熟之

人，亦宜酌量鼓舞。请将开档人丁内，祖父本身得有军功者，交部另记。嫡派子孙作为另户一体任用，择才具优长，堪任职官者，照例带领引见。若出兵并无劳绩，及未曾出兵之人，止将本身作为另户，一体任用。其伯叔兄弟之子孙，概不许入。得旨：这所议好。依议。”

②⑤ 《清高宗实录》（二），卷 106，页 594-595，乾隆四年十二月上。

②⑥ 《清高宗实录》（二），卷 118，页 724-726，乾隆五年六月上。

②⑦ 《明清档案》，登录号 028876-001，乾隆二十七年六月初五日。

②⑧ 《明清档案》，登录号 184918-001，乾隆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②⑨ 刑部将富兴阿革去领催，问拟杖一百徒三年，折枷鞭责。皇帝认为所办尚轻，富兴阿着发往乌鲁木齐充当苦差，以示惩戒。参见《清仁宗实录》（三），卷 185，页 444-445，嘉庆十二年九月。

③⑩ 《明清档案》，登录号 102725-001，嘉庆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

③⑪ 《明清档案》，登录号 059208-001，道光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登录号 118848-001，道光元年十月二十五日。

③⑫ 《明清档案》，登录号 059208-001，道光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登录号 118874-001，道光元年十二月。

③⑬ 《明清档案》，登录号 180932-001，道光二年闰三月。

③⑭ 《明清档案》，登录号 003039-001，嘉庆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③⑮ 王锺翰：《清代八旗中的满汉民族成分问题》，收入《清史续考》，页 43-79。

③⑯ 《大清会典事例》，第 9 册，卷 753，页 306-307。

③⑰ 《内务府慎刑司呈稿》，同刑第 4 包，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一日。

③⑱ 《内务府慎刑司呈稿》，道刑第 22 包，道光十四年十二月。

③⑲ 《内务府来文》刑罚类，第 2121 包，乾隆二十八年五月二日。

④⑩ 《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卷 8，页 410。

④⑪ 《内务府来文》刑罚类，第 2109 包，乾隆四年二月二十三日。类似的案子还有乾隆二年，偏图供称：“我原系宛平县民，十六岁时，我生父焦四将我过继与正黄旗杨和尚管领下领催赵禄为子，每月关领钱粮银一两。”《内务府来文》刑罚类，第 2108 包，乾隆二年九月十五日。

④⑫ 《内务府慎刑司呈稿》，道刑第 7 包，道光四年六月。

④⑬ 《内务府来文》刑罚类，第 2133 包，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④⑭ 《明清档案》，登录号 023382-001，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四日。

④⑮ 《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卷 8，页 399。

④⑯ 陶骏、陶念霖等增修：《大清律例增修汇纂大成》（上海，文渊山房印，1905 年），卷 8，页 9。

④⑰ 参见《内务府管理三旗银两庄头处》（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人事类 65。

④⑱ 《内务府来文》刑罚类，第 2124 包，乾隆三十一年。

④⑲ 《内务府来文》刑罚类，第 2122 包，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

⑤⑩ 《内务府来文》刑罚类，第 2125 包，乾隆三十二年八月。

⑤⑪ 《内务府来文》刑罚类，第 2146 包，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⑤⑫ 《内务府来文》刑罚类，第 2147 包，乾隆四十九年。

⑤⑬ 《内务府慎刑司呈稿》，道刑第 19 包，道光十一年七月。

⑤⑭ 《明清档案》，登录号 028876-001，乾隆二十七年六月初五日。

⑤⑮ 《内务府来文》刑罚类，第 2137 包，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八日。

⑤⑯ 郑秦：《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页 63-74。旗人申明罪该徒、流、军、遣者，按旗人“犯罪免发遣”的专条可分别折合鞭责枷号。徒一年者折枷号 20 日，流二千里者折枷号 50 日，每等递加 5 日。

⑤⑰ 参见拙作：《但问旗民：清代的法律与社会》（台北：五南出版社，2007 年），页 138-140。

⑤⑱ 林乾：《清代旗、民法律关系的调整——以“犯罪免发遣”律为核心》，《清史研究》，2004 年 1 期，页 39-50。

⑤⑲ 《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卷 4，页 219。

⑥⑩ 《读律存疑重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二），卷 6，页 152。

⑥⑪ 道光五年定。《大清会典事例》，第 2 册，卷 155，页 961。

⑥⑫ 《内务府来文》刑罚类，第 2124 包，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⑥⑬ 《内务府来文》刑罚类，第 2155 包，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日。逃人百岁系正白旗包衣郭尔敏管领下另户汉军闲散，年四十一岁，父母已故，无妻室也没有吃过钱粮。从前跟叔叔双幅度日，后来双福因家道艰难叫百岁另居，自挣自吃，在外做小买卖。乾隆五十

二年一月六日因欠帐逃躲出城，在东直门一带地方各处佣工，无一定住处。《内务府来文》刑罚类，第2155包，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三日。

⑥④ 《内务府慎刑司呈稿》，道刑第20包，道光十二年九月。

⑥⑤ 《内务府慎刑司呈稿》，道刑第27包，道光十七年二月。

⑥⑥ 《明清档案》，登录号216874-001，宣统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⑥⑦参见拙作：《铁杆庄稼？清末内务府辛者库人的家户与生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38（2002年12月），页71-128。

⑥⑧ 《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卷25，页749。

⑥⑨ 《内务府来文》刑罚类，第2137包，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吴黑子、梅氏各得说和酬仪钱一千文。

⑦① 《内务府慎刑司呈稿》，道刑第24包，道光十五年十月。

⑦② 《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卷25，页749。

⑦③ 《内务府来文》刑罚类，第2127包，乾隆三十四年。

⑦④ 《内务府来文》刑罚类，第2136包，乾隆四十三年九月。

⑦⑤ 《明清档案》，登录号157949-001，乾隆五十一年七月。

⑦⑥ 《内务府来文》刑罚类，第2136包，乾隆四十三年七月。

⑦⑦ 《内务府来文》刑罚类，第2159包，乾隆五十五年七月。《明清档案》载内务府护军明福谎称民人，同伊妻佟氏屡次卖身，应削去本身户籍，发往伊犁给察哈尔驻防官兵为奴。登录号099535-001，乾隆五十五年八月九日。

⑦⑧ 《明清档案》，登录号099535-001，乾隆五十五年

八月九日。

⑦⑨ 《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卷24，页715。

⑦⑩ 《明清档案》，登录号128046-001，乾隆三十一年八月十七日。

⑧① 《明清档案》，登录号224545-001，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十二日。

⑧② 《内务府慎刑司呈稿》，嘉刑第14包，嘉庆十三年。

⑧③ 《明清档案》，登录号061407-001，嘉庆六年三月初八日；登录号109573-001，嘉庆十七年三月初四日。

⑧④ 《大清会典事例》，第9册，卷七九九，页747-2。

⑧⑤ 《内务府慎刑司呈稿》，道刑第19包，道光十一年九月。

⑧⑥ 《内务府慎刑司呈稿》，光刑第7包，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一日。

⑧⑦参见拙作：《天潢贵胄——清代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81），2009年），页281-282。

⑧⑧道光五年定。《大清会典事例》，第2册，卷一五五，页969。

⑧⑨ 《内务府慎刑司呈稿》，同刑第2包，同治二年二月十二日。

⑧⑩ 《内务府来文》刑罚类，第2130包，乾隆三十八年。

⑨① 《内务府来文》刑罚类，第2114包，乾隆二十年三月。

⑨② 《明清档案》，登录号107362-001，乾隆三十三年四月初七日。

⑨③ 《大清会典事例》，第2册，卷155，页969。

⑨④ 《内务府慎刑司呈稿》，嘉刑第13包，道光七年九月。

⑨⑤参见拙作：《天潢贵胄——清代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页292-302。